

現象：

高年級小朋友期末考後都帶手機或平板來學校。手機或3c產品與網路變成人的必需品時，人的身體感覺配置正在重新調配中。我們正透過「認識」手機與平板來「感覺」外在世界。

外在物品似乎變成人感知外在世界的一部份。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（Maurice Merleau-Ponty）提過一個例子，盲眼人是透過感覺手杖來理解外在的世界與路上的種種。

而我一直在思考：「行動裝置成為人感知的裝置之一，會有什麼問題？」（我不是在說眼睛過勞或者肩頸痠痛這種生理問題）

我所說的感知是日常生活的身體感：上下、高低、乾濕、顏色、香臭、麻煩、方便、舒適、費力省力、省時、噁心、舒適、可愛，或者認知、理解、意會、詮釋等等。

例如很基本的身體感：坐式沖水馬桶讓我們上廁所很舒適，也很衛生，不像早期尿桶那樣。冷氣的溫度調節讓體感不會那麼悶濕。等等

我知道有些人因為導航系統精確到只要照著指示開車就可以，所以他就不需要認識路。我們把認識路的感知工作交給了「導航系統」，導航系統變成我們感覺的延伸。我們只要會操作導航系統就好了，認識路則交給它。

於是在這裡問題變成了，人類放棄某種感知能力交給機器，這樣有沒有問題或風險呢？

或者說，手機是必需品嗎？冷氣、除濕機、吸塵器、抽油煙機、是必需品嗎？一定要使用嗎？

用了會更好更方便嗎？還是造成更多問題？或者某種情況下使用其實是讓情況更糟糕？需要多少時間來學習這個機器？學習使用上很困難還是容易呢？

曾經因為某班級教室投影機壞了，沒辦法立刻給老師一台替換品。那位老師十分焦慮，情急之下他說：「沒有投影機，叫我怎麼上課」。這句話對我的衝擊很大。這位老師（不要問我是誰）似乎把電腦跟投影機作為工具，竟然如此深深地結合在他的教學中（嗎？）。

那位老師如此焦慮跟爆炸，我當然沒有當下質疑他的說法。在主任組長的協助下立刻幫那位老師在講台前書桌上放一台投影機，解決他的問題。但是我十分好奇，他如何把電腦與投影機跟教學做緊密的結合呢？

根據我的事後與私下的了解，他上課十分依賴廠商給的教學光碟跟自己搜尋來的資訊。所以他上課都會透過這些教學媒材或資料來上課。他十分習慣這樣上課，我認為這種模式是他自己覺得習慣與比較方便的教學模式。

這樣看來，這位老師似乎可以說是資訊融入很高的教學形態，也很充分使用資訊器材。而且運用得還不錯，學生似乎都還蠻喜歡，課程也都很順利。

他使用資訊器材與教學的方式，當然有可以質疑或調整的空間，但是我想提出另外一種思考的路徑。根據我與這位老師私下的互動，他比較是不太願意主動去了解或研究資訊器材或各種軟體的人。說白話一點，他只想用他學到的一些東西，持續地就這樣用下去。

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（Pierre Bourdieu）提出過一個概念「習癖」（habitus），是指不同階級或群體的人都有特定身體習慣與行為風格。我認為上述這位老師在投影機壞掉時，就是他的習癖被破壞，造成他的「不方便」、「不舒服」，甚至「失能」了（一如盲者失去手杖）。因為他把某種東西全部交給電腦與投影機去處理了，所以他才會焦慮甚至失控的說出「沒有投影機，叫我怎麼上課」這種奇特的話語。

回到我最初的問題「行動裝置成為人感知的裝置之一，會有什麼問題？」失去投影機竟然會導致無法教學。沒帶手機，我整天都擔心什麼重要事情沒有辦法知道與聯絡到我。吃過晚餐後的時光，如果沒有網路的日劇韓劇，加上沒有電視的話，該怎麼度過呢？

這不是「癮」，換句話說這不是病？而是我們對某種世界的感知是脫離的，是透過理解機器來理解某種世界。過度執著在機器上是有問題的，如此一來失去機器就失去那部份的世界。反對機器也是有問題的，你無法看到新的事物，堅持在舊事物或許是好的，但是可能也浪費許多時間與可能。

一如，我們出門很依賴開車，但是我們不會放棄走路，也不會放棄騎機車與腳踏車，甚至我們有大眾運輸或未來的自動駕駛車。我們會依循當下情況來選擇我們所需要的技術與感知形態，而不是一味的堅持單一模式，那只會凸顯能力不足或過分追求某種技術。

盲者丟了手杖，依然可以用手感觸外在，他還有聲音可以叫喚，還有許許多多的可能幫助他前進與感受這世界。他出門不會只有依賴手杖的。